

## 第一回 別恩師來都應試 饋良朋水墨觀音

扶風才子，嫖姚後裔，霍姓都梁。挈友長安取應，為試期尚遠，追歡笑，暫過平康。丹青筆，聽鶯撲蝶，小像寫雲娘。不料朱門有女，與青樓一樣，窈窕相當。把春容箋詠，燕子銜將。被同儕計構，更名姓，決策勤王。二美並，麒麟高閣，走馬狀元郎。

——漢宮春

天地間，惟婚姻一道，總由天定，莫可人為也。有三媒六妁得就姻緣的，也有始散終成才全匹配的。更有那東牀坦腹是擇婚眼高的，屏風射雀是宿緣暗合的。還有那紅葉流水竟結絲蘿，繡衣題詩終成眷屬的。自古及今，難以枚舉，獨有才子佳人湊合最難，往往經多少離合悲歡，歷無限是非口舌，才能完聚。總而言之，須得月下老人婚姻簿上注了姓名，雖然受些險阻，到底全美。我故說：

「婚姻一道，總由天定，莫可人為也。」閒話休題，我且舉一件最奇的故事，說與看官們聽。

且說大唐元宗年間，有個才子，姓霍，名都梁，表字秀夫，扶風茂陵人氏。原是嫖姚後裔，近來流寓西京。生得貌賽潘安，才過班馬，渾身瀟灑，滿腹文章，不止歌賦詩詞，還曉丹青妙技，只是雙親早逝，室家未偕，異地漂流，萍水遊蕩。幸蒙任廣文先生，姓秦名若水，是位老成前輩，與霍家世交，因愛霍生才學，邀在署中讀書，朝夕談論，甚是相合。這日，霍生獨坐書齋，忽生感歎。說道：「近蒙秦先生以國士待我，甚深感激，但念自己景況，孤身無倚，不免淒涼，不知何日能遂凌雲之志，得效于飛之歡，才完我終身大事。今當春明時候，景色撩人，不能到郊原閒玩，且在這書院周圍池苑遊賞，一面消遣消遣。你看：池中梅花倒影，岸上莎草鋪茵，才過殘冬，又臨明媚，果然另是一樣景象。閒常想那潘安仁容顏美麗，每逢遊玩婦女見了他，擲果滿車，偶因元宵佳節，遇佳人遺金雀一隻，結了姻緣。後住河陽，名為花縣，千古流芳。我霍都梁雖有才學，功名未就，紅鸞未盟，為何這樣命薄？」正自己嗟歎，忽見本學一個門斗，走到跟前，手裡拿著一封書信，見了霍生，說：「這封書是鮮於相公捎來的，說道長安今歲黃榜招賢，他已起身，在路上客店中，專等相公同行。」遂把書遞過來。霍生接在手中，拆開封口，暗暗念完，說：「既是鮮於相公已行，我就收拾早晚趕上，與他同去極好。」門斗說：「在下極承相公看顧，但斗膽有句話，不好說得。」霍生道：「但說何妨。」

門斗說：「我看那鮮於相公做人，比不得相公。貓頭鼠眼，不是至誠人，況且花柳場中，不覺著意，不要學壞了，不如各奔前程才好。」霍生道：「多謝你好意。只是我與他同窗日久，暫與共事，也自無礙。等我登科後，自然好歹分明，不能相染。」

你與我請秦爺出來，當面辭過，明早好行。」門斗遂把話傳進去，秦學官聞聽，說：「今日報來，我已升汧陽縣令，文憑限定、走馬上任，正要與門生霍秀夫一別而行，不知請出來有何話說。」霍生見老師出來，施下禮去，秦公答還。霍生道：「門生數年深蒙教訓，今日有同窗書到，說試期已迫，約同一齊取應，特請老師出來拜別，明早便可登程。」秦教官道：「原來如此，可喜可喜！賢契高才博學，國士無雙，此去南宮，定占魁眩老夫今日聞信，升任汧陽，目下也要打點上任，有些微卷價，聊代錢行。等候登科，再申薄賀罷！」叫齋夫把卷價取來，送於相公。霍生接過來，說：「多謝老師費心了。」然後拜下揖去，秦教官道：「好說。但願你此去鸞遷上苑，魚躍龍門，便不負吾屬望之心了。」霍生道：「門生菲材，恐不能如老師之願。書箱、劍匣俱已齊備，就此拜別，明早好行。」

遂拜辭起來。秦學官道：「明早老夫也不親送，一路保重，須要小心。」霍生道：「承教。老師請回罷。」遂各寢，準備明早起身。正是：玉壺春酒正堪攜，野店山橋送馬蹄；此後長安望明月，隴頭流水咽東西。

按下霍生別師赴約不題。卻說朝中禮部尚書姓酈名安道，原是科甲出身，現膺此職，為人端正，不徇私情。夫人鮑氏，治內幽貞，止生一女，名喚飛雲，性格賢淑，容貌俏麗，不但針指百巧百能，又且甚通文墨、詩詞歌賦，件件皆精，但是老年乏嗣，未免不足。這日退朝回來，衙門無事，欲在園中花下消散片時。因吩咐院子，快請夫人、小姐出來。院子進內傳稟，只見夫人領著小姐，回到堂中。施禮已畢，酈尚書道：「夫人、女孩，我年過六十，齒發漸衰，宦場中原該知足，早避禍災。」

但我屢屢上本，求告歸休，聖上總是不允，卻怎麼樣好？」夫人說：「相公，如今國家正當多事，況你年紀未甚衰老，須當努力公家，豈可遂圖私便。」酈尚書道：「夫人也說得有理。」

飛雲道：「孩兒見此春光明媚，爹爹退食餘閒，今日辦下春酒一杯，與母親一同為壽。」酈尚書道：「如此生受孩兒了。」

遂各安席，小姐親自送酒，酈尚書飲了幾杯，乘著酒興，說道：「我少年登第，屢受皇恩，今已衰殘，常欲告老還家，祭奠祖宗，拜掃墳墓，將裡中親明族人，朝朝宴會，才慰老懷。爭奈安祿山在漢陽謀成不軌，難以脫身。」夫人道：「相公！我夫妻兩個舉案齊眉，彼此相依，休因乏嗣，只管淒涼。」遂指著飛雲小姐說：「女孩知書達禮，真是女中魁元，將來擇個佳婿，盡可歡暢。」飛雲聞言，從（重）新再拜道：「但願爹媽康健，情甘服侍終身，何必定結絲蘿，反多隔礙一家。」正在敘談飲酒，看花賞梅，忽外面擊鼓傳事說：「有天雄軍節度使、同年賈老爺，差人有書，在外伺候。」酈尚書吩咐：「與我取進來。」這門官從轉桶送進，院子接過說：「稟老爺，書繫在此。」

酈尚書接書拆開，看得明白，然後對夫人、小姐道：「這是我同年天雄節度使賈公，名喚南仲，與我交厚，如同胞兄弟一樣，是他差來問候的。只是禮物太多，那有全收道理！」夫人道：「這來意甚遠，受他一兩件，才覺使得。」尚書看完禮單，躊躇了幾番道：「也罷，受了他吳道子《水墨觀音》像罷！取過來看。」院子疾慌展開，尚書仔細端詳道：「此畫果是吳道子真筆，如今是難得之物。」小姐從旁觀看，道：「這一幅像，給了孩兒供養罷。」酈尚書道：「使得。」遂叫院子：「你可領了這幅畫，裝裱齊正，送與小姐供養。」院子說：「曉得。」

老爺，本衙門應官、裱背繆繼伶，裱手甚好，發與他裱罷。」

尚書道：「這也由你。你可吩咐賈爺的差人，明日領回書便了。」院子應聲：「曉得。」酈尚書道：「明日衙門有事，早早安息，我們一同回院去罷。」只因這軸畫，生出許多事來，且聽後回分解。

